

## 《三浦優美子不會輕言放棄》

隨著二月最後的雪融化，春天的影子也悄悄冒了出來。儘管從出生以來已經迎接了數以十載的這個季節，今年的春天卻是對我來說是最為意義重大的一次。

若要提到原因，恐怕要用十本的《追憶似水年華》的文字量才能說完。也許有人會說像是「咦？不是大概一百二十萬字左右而已嗎？」的話。我只能很遺憾地搖搖頭並請這些人好好想想。普魯斯特（註）先生可是用了五十一年才寫了七本系列作，那這一百二十萬字用個九年左右不為過吧？再試想，九年裡面發生的事，難道真的用一百二十萬字說的完嗎？那當然是不可能的，實際上發生的可是多了好幾倍。不過這些年份和數字都只是比喻，請不要和現實做任何連結喔！

（註：指《追憶似水年華》的作者馬賽爾·普魯斯特）

於是，姑且不論今年春天對我來說意義重大的原因。就如同春天遲早會到來一般，該發生的事就是會發生，而不預期會發生的又更是如此。真○在突然被要求開初號機的時候肯定也有和我一樣的感想吧。

「……所以，該怎麼辦呢。」

我看著手上的小紙條，心裡一陣發寒。

在今早上學的時候，我在鞋箱裡發現了這張紙條。

當然我並沒有天真的認為這是什麼告白信。因為這張紙條被處理的很隨便，感覺就只是隨手折起來而已。紙也是隨處可見的便條紙。所以我在打開之前，對是誰放的也完全無從猜測。

不過，在打開之後，我便馬上感到後悔了。

「現在假裝沒看到應該也來不及了吧……。」

紙條上面寫著很簡單的三行字。

『放學後，○○○咖啡廳。不來你就死定了。告訴別人的話也死定了』

嗚哇……有夠簡潔明瞭。我忍不住頭痛了起來，這下不好。年紀輕輕就頭痛不是什麼好事，看來得再多喝多一點水、早睡早起並少油少鹽才行。三高可是中風最常見的原因喔！千萬別小看早發性中風！

總之，要是我完全不知道寫這張紙條的人是誰，那可能還簡單一點，只要乾脆地無視就好了。但麻煩的就是我偏偏能隱約猜出這紙條的主人。從這即使是邀約的那方也跣個二五八萬的語氣還有似曾相識的筆跡，知道的人裡面也就只有那一個。

「三浦……。」

沒錯，就是總武高中的獄炎女王——三浦優美子。

……人是知道了，但她找我做什麼？而且為什麼還要特地寫紙條？

我思考了幾秒，卻仍舊想不到答案。

沒辦法，就算把從以前到現在我和她交流過的次數全部加起來，恐怕也沒有小町昨晚一個人吃掉的炸天婦羅還多。雖然有一部分原因是她把我的份也吃了就是了。唉……即使想要守護自己的天婦羅，但在妹妹的合掌拜託之下還是狠不下心說不，這就是哥哥的原罪，簡稱 ONISIN。和 Onisan 只差一個字，唸起來也很像，想必會成為新一代的詞彙而備受矚目。

旁邊有其他學生走來，我默不作聲地把紙條塞進口袋裡，並換上室內鞋準備進入教室。不管在鞋櫃前面發生什麼事，我都能處變不驚地應對。比起習慣更像是無視，在這方面我可說是已然化臻，用《最強弟○兼一》的說法即為達人等級，我就是那麼強悍 no！

進教室後，我稍微想了一下，很快得出了結論。

……沒辦法，就赴約吧。

我和三浦根本就不熟，也猜不出她到底要做什麼。俗話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就算我其實也不是很想要虎子，但如果不去的話老虎本虎會抓狂，那還是去應付一下比較妥當。再說雖然我也不是很在意三浦生不生氣，但若她針對我搞的班上

氣氛不佳，我也不會好過。

看起來沒有好處，但不去只會有更多壞處。

沒辦法，人生就是如此的不公平。就像為了孩子想要的生日禮物，就算加班了還跑去排隊排到半夜。送出以後孩子卻完全不感激地哭喊「我不是要這個啦～」，還被老婆冷言冷語地說「你連自己小孩想要的東西都會記錯？太扯了吧？」很不公平吧？為了防止這種憾事發生，首先記性得要好，加班的話記性肯定會變差，而如果不工作的話就不用加班了。締造一個公平的社會，就從不工作開始！完美的邏輯！我又再度佩服自己了！

社團時間過後，我隨口敷衍了找我一起回家的小町（真讓人倍感痛心），隻身來到了對方指定的咖啡廳。

這個咖啡廳離學校有點距離，我也是用手機才查到的。而且到達後才發現店家位置在小巷裡面，店面也不大，看起來就像是那種所謂內行人才知道的地方。

……不過，總比人多的地方好。我無言地推開擦的一塵不染的玻璃門，很快地找到了如我所料之中的人物。

「……。」

店家內只有三個客人，而其中一人的三浦優美子就坐在最深處的桌旁，一邊喝著冰咖啡一邊使用手機。

就算不是這裡，而是其他人潮眾多的地方，她的存在感也肯定能讓人一眼發現。

在我向她搭話之前，店員便走了過來。

「第一次來嗎？需要介紹菜單嗎？」

「不用……。」

也許是因為我眼神朝著三浦，店員很快便明白我大概是來找人的。三浦也因此而

瞥到了我。

「……。」

她的眼神閃出了一絲不快。我走到了她身旁。

「……所以，找我有什麼事？」

「哈？你知道那是我放的？」

三浦沒有回答，反而用不快的語氣問道。我聳了聳肩，隨意地回答：「大概有猜到吧——」

三浦聽到後，臉上不悅的表情沒有消退。過了幾秒後才對著她對面的椅子揚了揚下巴。

「……幹嘛？」

「當然是叫你坐下，不然呢？」

三浦受不了地說道，嗚哇，三浦女王居然恩准我坐下耶！如此浩蕩皇恩真是讓我銘感五內。我於是順著她的好意姑且在她面前坐了下來。

「……。」

接著，一陣沉默。

三浦沒有說話，只是盯著我。而我因為也不知道要怎麼辦而只能無言以對。過了一陣子後，三浦終於不耐煩地將桌上的菜單往我這邊推來。

「點餐啦！」

「……啊？」

「當然呀！來咖啡廳，不點餐是怎樣？」

「不用了，我喝水就好……。」

「這家店有低消好嗎？隨便點個什麼都好，不然店員會一直盯著這裡，我也不好說話。」

「喔……那好吧……。」

沒想到，不但多花了車錢，還得被逼著多花飲料錢……我稍微瀏覽了一下菜單。嗚哇，一杯拿鐵就要六百元，也太貴了吧！？不過這家店的低消就是六百元，我只好含淚向店員點了一杯。

店員離開後，三浦用手撐著頭，用銳利的語氣說道：「既然你知道是我找你，那你應該也知道為什麼吧？」

「……總之不像是告白。」

「哈？我對你？真噁心，自作多情也該有個限度。拜託就算是玩笑也不要講出來，簡直遭透了。」

「是我錯了。」

好可怕，我老實地道歉。很久沒被異性說到這種地步，比起受傷，我更偏向震懾。也許是近來身邊的女生對我都還算客氣，我便忘記了女孩子其實要傷人也是很高竿的。有些人希望每天都能比昨天更溫柔（註 1），那相反的人也肯定存在。話說為什麼那個屁股很大的學妹說起話來總是讓我感到莫名的熟悉？我該不會其實也在時光循環吧？（註 2）

（註 1：《青春豬頭少年系列》的角色牧之原翔子的台詞）

（註 2：《青春豬頭少年系列》的角色古賀朋繪和由比濱結衣的聲優一樣，都是東山奈央）

三浦似乎發覺到我是真的不知道，她不滿地嘆了口氣並翹起修長的腳。因為是高腳桌的關係，可以看到三浦穿著黑色的絲襪，咦？這麼說起來，她怎麼穿著便服？

三浦發現了我的視線以後，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可以不要色眯眯的看人嗎？」

「我沒有啊……只是在想為什麼妳不是穿制服。」

「我是打完工才過來的，我也懶得換回去。就這樣穿著了。」

「打工？啊……。」

原來如此，我記得這幾天好像有聽到現充組提到三浦最近在當兼職的平面模特兒，應該是這個沒錯。難怪她給人的感覺比平常還要強烈，原來服裝有特別搭配過。話說模特兒的衣服不用還人家嗎？妳就這樣直接穿走？

不過，反正也不關我的事，我便沒有多問了。三浦也沒有想說明什麼的意思，她喝了一口冰咖啡，用有些焦躁的語氣說道：「……會找你，當然是有關上次唱卡拉OK的時候問過你的事，難道還會有別的嗎？」

「……啊——。」

我想起來了，說的也是，要說三浦為什麼會找上我，當然也就只有那個了。不過，還真沒想到她居然會為此特地像這樣找我出來。

「想起來了？所以說……。」

三浦停下了原本在攪拌冰咖啡的手，用認真的眼神看向我。

「你……有好好拒絕結衣了嗎？」

「……。」

因為明白對方的意思，所以只能陷入沉默。

儘管這時沉默更顯得狡猾且虛偽，但我一時也想不到如何回應。

三浦看到我的反應，似乎也有些不知所措。她微微垂下眼，用難得微弱的語氣說道：「……我說啊，就算那孩子很努力在掩飾，但我和姬菜都看得出來她最近很沒

精神。」

她停頓了一下，繼續說道：「而且，你們那個社團的活動也在繼續不是嗎？你應該也有發覺到吧？結衣在勉強自己的事。」

「……她的確看起來不太像之前的樣子。」

「……那孩子很膽小。」

三浦有些無奈地說道，她將眼前的咖啡杯拿起，裡面的冰塊發出清脆的聲響。

「既膽小……又溫柔。不敢大聲講出自己想要的東西，卻也沒辦法乾脆地放棄。結衣就是這樣的人。」

「這……——」

我知道。

不僅知道，我清楚明白由比濱結衣的確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就算關係像是仕女和女皇，但終歸來說還是好友，三浦對這樣的她也清楚無比。

這時，店員靜悄悄地將咖啡送了過來。然而我卻完全沒有想要拿起杯子的動力。

三浦也沒有說話，她一邊看著桌面，一邊用手指捲著自己的髮尾。

「……所以，我才希望你能認真一點對待她。」

過了不久，三浦才開口說道。她的口吻有些苦澀。

「不管是答應也好，或拒絕也罷。你該給她一個明確的回覆吧？不然那孩子……肯定會繼續這樣勉強自己的。」

「……妳真的是個好人啊。」

我不禁脫口而出，三浦則露出了既像是嘲諷又像是無力的笑容。「那什麼意思？真

噁心。」

說完以後，三浦又若無其事地說道：「不過，你現在也不會和結衣交往吧？畢竟你都和那女人交往了。」

「……啊、呃。」

討厭啦——妳好八卦！雖然我是想用這樣打發過去，但這招對三浦肯定沒什麼用。三浦大概把我的沉默當做了默認，她百般聊賴地喃喃道：「……我真不懂，怎麼看都應該覺得結衣比較好才對，為什麼還是選雪之下？」

還沒等我回應，三浦就繼續說道：「結衣她呀，長相可愛、身材又好，個性也不錯。如果我是男生，一定會喜歡上她的。」

不知為何，這麼說著的三浦看起來神采飛揚，就像是在炫耀自己孩子的老媽一樣，我忍不住用溫暖的眼神看著她。三浦察覺到了我的視線，連忙咳了一聲。

「……雖、雖然的確是都差我一些啦。」

「妳很喜歡由比濱吧？」

「哈？她可是我的朋友喔？朋友之間才不存在喜歡不喜歡這種選項。」

三浦理所當然地回應道，她眯細了眼。就像是細心盤算著的野獸一般盯著我看。

「……但是，就是因為是朋友，才會覺得其他人怎樣都好，希望朋友能夠幸福。你這種人肯定不懂吧。」

「……。」

「——雪之下也和你一樣。她那種女人，也是只會考慮自己的人。結衣待在你們身邊只會繼續受傷，如果你不打算認真面對，我也有我的——」

「……妳剛才說什麼？」

「哈？」



聽到自己說話被打斷，三浦發出有些不可置信的聲音。而我再問了一次。

「我是說，妳剛才說雪之下什麼了？」

「……什麼啊，真好笑。女朋友被說壞話就生氣了？」

三浦似乎有些怯弱，但她還是露出挑釁的笑容。我搖了搖頭。

「我沒生氣……只是，雪之下並不是妳說的那種人。」

不僅不是，還差的遠了。

要是——雪之下雪乃是個更自私，更忠於自我的人的話。她肯定不會是現在這樣子吧。

然而，即使如此，她也沒有錯。

就算每個人都指責她的軟弱和徬徨，我也肯定會站在她這邊。

因為……。

「那傢伙……實際上，總是在考慮著別人的事。」

她想要實現自己的願望。

然而在那之前，她更希望由比濱的願望得以成真。

儘管那並不是雪之下雪乃想要的真物，她也願意為了由比濱而做出妥協。

「所以，至少這點希望妳能知道。雪之下並不是只會想到自己，不如說她根本太少想到自己了。」

「……你說雪之下？」

三浦露出懷疑的表情，而我點了點頭。

「我這麼說，她肯定會生氣吧……不過，雪之下其實也只是個普通的人。」

碰到有趣的事會笑，看到不公的事會生氣。

喜歡吃好吃的東西，喜歡貓咪；喜歡看書，喜歡午後的陽光。

遇到悲傷的事會感到難過，也有因為逞強而倒下的時候。

雖然對陌生人有些冷漠，但是一個比誰都重視——

「……重視朋友的，溫柔的傢伙。」

還好雪之下不在這，不然她肯定又會開始糾結於朋友的定義了。

還好對方是三浦，我才可以把這些話全部說出來。

「……所以，雖然她大概覺得無所謂，但我還是希望妳不要誤會了。不然我心裡也不舒服。」

「……哼——」

不知為何，三浦沒有說什麼，只是饒有興味地抬起眉毛。

我感到有點慌張，忍不住吞了口口水。

「……怎、怎樣？」

「沒什麼，只是沒想到自閉鵝你的話挺多的嘛，我還以為你就像普通的宅男一樣不擅長講話，其實挺會講的。」

「妳不也是？看起來很高壓，但其實很關心朋友。」

「這種時候被你誇讚，我也一點都不開心。你還是再多多學學怎麼和別人說話吧。」

「真狠……。」

三浦理都不理我，她興致缺缺地站了起來。

「總之，我該講的已經講完了。你最好認真一點吧？」

「……我會的，多謝妳的關心。」

「我才沒在關心你，你這種人怎樣都無所謂。但如果是結衣的話就不一樣了。」

三浦講完後，便拿起了包包，準備離開。

這時，我叫住了她。

「……對了，三浦……我是說，三浦同學。」

「突然改稱呼又是怎樣？真好笑。」

三浦輕笑了一聲，我考慮了一下後才問道：「如果……只是如果，有個和妳很要好的朋友也喜歡上了葉山，妳會怎麼做？」

「哈？那還用問嗎？當然是看誰先得啊？」

三浦想都沒想就回答了，她露出自信的笑容。

「不管對方是誰，我都不認為我會輸喔？」

「就算那是朋友？」

「那又怎樣？那又不代表就不能做朋友了。」

三浦優美子理所當然地說道，接著她不悅地皺起眉頭。

「……話說，我為什麼要那麼認真的回答你啊，真蠢。」

拋下這句話後，三浦邊頭也不回地離開了。

我留在座位上，拿起送來已經一陣子的咖啡喝了一口。

「……好苦。」

竟然是沒加糖的……雖然牛奶的味道很重，還算是好喝就是了。

看著三浦剛才還坐著的椅子，我不禁嘆了口氣。

「……全都要是嗎。」

沒錯，這的確很像三浦優美子的回答。

雖然在某些方面欠缺考慮，但從來不會以必須捨去其中一方為前提來思考。從不輕言放棄，也從不考慮失敗。

就有如王者一般地活著。

要是……我也能夠如此的話，也許就不用這麼煩惱了。

……就算可能看不清重要的事物，但若能過的幸福，不也就是對的嗎？

我靜靜地喝完了咖啡，並走去櫃檯結帳。

「您的帳單已經付過了喔。」

「……咦？」

店員小姐對我露出困惑的微笑，而我瞪大了眼睛。

雖然說的確是她找我出來的沒錯，不過三浦……真的是個好人啊！

在隔天的社團活動結束後，走出校門時，我看到先行離開的雪之下站在校門口，似乎在等著誰。

「……妳怎麼在這？」

我走到她身邊後問道，雖然我是知道小町和由比濱好像一起去買東西了，但我還以為雪之下也會一起去。

雪之下看到我以後，露出淺淺的微笑。

「唉呀，你終於出來了。」

「怎麼，妳該不會在等我？剛才和我說一聲不就好了。」

「是沒錯，只是……。」

雪之下有些害臊地說道：「要在她們前面說，還是有點……。」

「啊……那的確是。」

看到她這樣子，我也跟著不好意思了起來。冷靜、冷靜點啊八幡！這時候就要數質數！二、三、五、七、十一、全家、羅森……呼，冷靜下來了。話說羅森的制服真的可愛，好想弄個一套給小町穿。

我咳了一聲。「總之……妳找我有什麼事？」

雪之下沒有馬上回答，她將頭髮往後撥，露出白皙的後頸，黑色的髮絲在夕陽下閃耀著微微的光彩。

「稍微……陪我一下吧？比企谷同學。」

我牽著腳踏車，與雪之下在往車站的路上走著。

雖然周遭的學生對我們投來的視線有點讓我芒刺在背，但雪之下全都簡單地無視了。這傢伙的精神力還是一如往常的強大，真希望她可以不要偶爾也順便無視我，那樣是霸凌啦！

我們有一句沒一句的閒聊，在經過南高濱公園的時候，雪之下停了下來。

「在這坐一下吧。」

「……喔。」

怎麼回事，這種山雨欲來的感覺……我應該沒做什麼讓雪之下生氣的事吧？我忐忑地想著，一邊將腳踏車停在停車區。走回去後，雪之下已經在長椅旁等我了。

她看到我以後點了點頭，用像小貓一樣輕巧的動作遞給我一罐 **Max** 咖啡。

「……謝了，多少錢？」

「不用，偶爾也讓我付吧。」

雪之下露出頑皮的微笑，配上從咖啡罐感受到的她的餘溫，我不禁有些心跳加速，只好隨口說道：「那我不客氣了……」並拉開了拉環。

「所以說……妳想說什麼？」

熟悉的甜膩感在喉頭蔓延後，我看著眼前落日即將沈下的景色並問道，雪之下同樣地和我盯著前方，她靜靜地開口了。

「……你昨天，和三浦同學見面了吧。」

「呃不是妳先聽我解釋說到底那不是我找她的而且我原本有考慮過要不要和妳說但她又寫和別人說我就死定了我想說反正她應該沒有什麼要緊事所以我」

「你也不用那麼緊張……我完全不擔心你。」

雪之下打斷了我，我如釋重負地吐了口氣。

「……話說，妳怎麼知道的？」

「當時姐姐的大學同學就坐在你們後面，因為聽到你們提到了雪之下，所以有和

她說。」

「陽乃的同學……？她的眼線真是無所不在。」

「只是剛巧而已，那家店姐姐也完全沒有去過。」

這麼說完以後，雪之下轉頭看向我，臉上浮出戲謔的微笑。

「……那麼，有什麼話想說呢？比企谷同學？」

「……以防萬一，我先問一下。妳知道多少？」

「從提到我之後的對話基本上都知道了。」

「……好想死。」

八幡——大——失敗——！我忍不住掩住了臉並彎下腰，整個人沉浸於羞恥之中。怎麼會這樣！為什麼好死不死剛好讓相關人士聽到啊！妳又為什麼要和妳妹講啦姐姐大人！

雪之下在我身旁吃驚地說道：「也不用這樣就想死吧……不如說，從認識你到現在，很多時候你應該會更想死才對，但你不也是不活的好好的？」

「……怎麼說呢，也許是這樣沒錯，但這次有點不一樣。」

我苦悶地說道：「畢竟我當時也不知道為什麼，忍不住就反駁了……這種在妳身後評論妳的事，妳不喜歡吧？」

——我不敢自認自己是最了解雪之下雪乃的人。

雖然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我的確是知道不少。但那算不上什麼，更不代表我或是任何人可以在她背後對她說三道四。

直到現在——更應該說，就是因為到了現在，我才更應該抱持著這樣的想法。

不過，就像在否定我似的，雪之下淡淡地笑出聲。

「……是呢。聽到三浦同學這樣講我，的確是怎麼讓我有點不高興。不過……」

講到這裡，雪之下停頓了一下，隨即才小聲地開口說道：「……你被她誤會，才比較讓人生氣。」

「……。」

我抬頭看向雪之下，她臉上的紅暈似乎不只是因為夕陽的原因。雪之下注視著我，灰色的瞳孔中帶著笑意。

「所以……雖然你為我說話讓我很開心，不過其實你不用在意的。因為不管別人怎麼看我，我都無所謂。我只要……」

「……親近的人能了解就好了……是嗎？」

還沒等雪之下說完，我便喃喃自語道。雪之下思考了一下，輕輕地搖了搖頭。

「……之前我是那樣說的沒錯，可是現在必須改一下。」

話語剛落，雪之下白皙的手便覆在了我的手上。

「我只要……喜歡的人能了解我就好。」

「……說的也是。」

我翻過手掌，牽住了雪之下的手。

身旁的少女原本有些驚訝，但很快地用力回握。

——我沒有辦法像三浦優美子一樣活著。



我衡量了許多事物，評估了諸多價值；捨棄了某些美好，更浪費了好長一段讓人回想起來也不能一笑置之的時光。

也許我對於那些放棄的事物，終有一天會感到後悔。

也許那些逝去的美好也無法且不可能再次出現。

然而，正因如此。

我才敢大聲地說——這一切都是值得的。

……畢竟這都是我思考再三、不停質問又拼命掙扎才得到的事物。

是我們選擇了經過受傷和哀痛才得到的，寶貴的真實。

「……還有一件事，我想要告訴你。」

「……什麼事？」

雪之下露出溫和的微笑。

「……我呢，其實也不是那麼溫柔。」

「呃，啥意思？」

「我們現在就來討論吧？關於你今後私下和異性的邀約，應該如何處置。」

「……不妙。」

正當我抽手想逃的時候，雪之下不知道怎麼辦到的，她捏住了我手心的某個位置，讓我整隻手都使不上力。喂喂喂！妳是哪來的柔術大師啊？走開啦秋雨老師！今天我和馬師父有約啦！

我恐懼地看著雪之下，她臉上掛著十分不合時宜的燦爛笑容。

「……不會很久的，不過還是拿筆記本記下來吧？」

「……那個，小町還在等我回家吃飯，所以……。」

「不必擔心，她和由比濱同學還要一陣子才會回家。時間是一定夠的。我想想……八項，不……六項應該就夠了。該約好的事，還是早點訂定才讓人比較安心呢。」

「太多了、太多了啦！妳是在寫食譜不成？」

……。

看來，關於我拼命掙扎的這件事，搞不好現在才要開始。

End.

-----

後記：

三浦其實也是滿可愛的嘛

還有現在寫和二小姐發糖的文可以歸在偽本篇而不是冬日篇了

心情那是真 d 好